人聚人是千一样的。
有的人是强龙，
有的人是平庸，
强人的人是龙，
平庸的人是强龙或是千龙。

[illegible]　　八[illegible]之内[illegible]

底层官员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1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2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3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4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5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6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7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8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9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1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2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3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4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5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6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7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8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9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1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2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3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4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5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6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7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8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1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2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3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4）
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5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6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7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8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9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10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11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5节（1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5节（2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5节（3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5节（4）
- 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5节（5）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1）

1

那时候人们视线里的刘克服很平常，砂粒一般沉落于湖洼地。他从县城地势最低的地方向天上张望，感觉一定格外遥远。世事自有玄机，命运难以捉摸，没有人可以先知先觉，没有谁知道刘克服的低地生涯会跟一起意外有所牵扯。

意外是一起事故，发生于湖内乡山前村，涉及一个农家小男孩。小男孩小名阿福，时年六岁。事发那天下午，阿福跟几个年岁更小的孩子在村外山坡上玩耍，带着两条狗。他们去的那片山坡种有若干果树，是龙眼树，种下不几年，还没长高。时令不到，果实尚未长成，果树上挂的小果个个生涩，有如一粒粒青纽扣。小男孩发现了一件怪事：满杈青纽扣中竟有一粒大红果，圆润饱满，红艳艳亮闪闪，在风中招摇。小男孩很好奇，很兴奋，当即脱了鞋子，光着脚上树。那棵树不高，树干也不粗，小男孩踩着树干上的节眼疙瘩，一忽儿就上到树杈，他用双腿盘紧树干，探身，拿双手抓住树杈上的大红果往下揪，东西揪下来那一刻轰隆一声巨响，果子在他手中猛烈爆炸，巨大的声响吓得树下两条狗狂奔逃命，尖声惊吠，有如天塌地陷，时小男孩已经直挺挺从树上掉下来，血肉模糊。

事后判断，幸好小男孩当时用的是双手，头部前方被有效阻挡，爆炸冲击力略有消减，因此双掌炸烂了，满头满脸又是血又是肉，斑斑片片有如一个血葫芦，却没有致命伤，送医院涂了一脸药水，包了一头纱布有如伤兵，侥幸捡回了一条命。

但是他的两手没了。医生锯掉了小男孩两上肢各半截小臂，让他从此只剩两根肉棍子在两个袖筒里晃荡。小男孩手臂断处长出了两坨肉疙瘩，颜色发红，平滑柔软，怪异狰狞，让人触目惊心，不忍再看。

肇事的大红果原来不是果子，是俗称的“挂炮”。挂炮为此地一种民间非正式爆炸物品，类似于早年间抗日游击队手工制作，用于对付侵华日军的土造地雷。不同的是地雷埋于地下，以敌人为袭击目标，挂炮则悬于空间，以小野兽为对象。活动于这一带山林间的小野兽很多，它们大都身手敏捷，来去如风，个头较小，不易准确射杀或布网捕捉，格外让人垂涎三尺，因为其皮毛可以卖好价钱，且肉味鲜美。人们为捕杀这类小野兽想出了许多办法，挂炮为其中之一。把炸药装填进合适的小容器，安装极敏感的触发机关，做巧妙包装，涂以鲜艳颜色，弄得像个香喷喷的大果子，然后挂在树上，这就是挂炮。这种装置不为法律接受，却容易被小野兽接受，它们很轻易就被人忽悠了，它们上树觅食、休息，一看这玩意儿不错，拿嘴去咬，轰隆一炸，其小命及身上的肉和皮毛就另有归属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2）

这种挂炮除了迷惑小野兽，对小男孩也具有杀伤力。它眷顾的小男孩多在十岁以下，五岁以上，这个年龄段的乡间小男孩已经能够笨拙地抓着树木的枝杈，蹬着树干爬上一株小树。因为阅历不足，这些孩子还比较愚钝，不知道分辨真伪，容易为外包装的鲜艳颜色所迷惑，于是他们就惨遭暗算。

小男孩阿福穿上一件旧衬衫，家人把他的两个袖筒卷到肩膀下边，露出他断臂上触目惊心的两坨新肉，供过往者阅读。好端端一个男孩如此成为残人，日后如何生存立足？对小男孩本人和他的长辈来说，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。他们要讨一个说法，小男孩的巨额医疗费和今后沉重的生活负担应当有人负责，制造并放置肇事挂炮的那个人难逃其咎。但是这个人却拒不承担罪责。他说自己的挂炮炸野兽不炸人，如果小男孩乖乖的跟那两条狗在地上玩，不去爬树摘果，他那两手该在哪里还在哪里，怎么会飞到天上去？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十个指头一根不少，偏偏就是这个阿福血肉模糊？只能怪小孩自己贼皮，还臭傻，怪不得别人。这就像小孩下河溺死，只好怪他自己贪玩，哪里能去找那条河索取赔偿？

明摆的强词夺理。这位事主不是正经农人，游手好闲，不事农活，却擅长掏鸟捉鱼。敢在树上挂炮，炸飞人家小孩的两手还不想出钱，真是十足赖皮。小男孩一对残手触目惊心，旁人看了尚且不忍，家人哪里能够接受！肇事事主却不管，他口气很大，说赔钱不必找他，到乡政府和县政府要去。

原来这事跟头头脑脑有些关系。县里有一位大领导要到湖内乡来，乡里头头交代该事主弄点野味以供招待，所以人家挂炮炸野兽是奉命行事，有如埋地雷炸鬼，哪个鬼踩中哪个鬼活该。

这道理哪里说得过去！阿福是个六岁小男孩，不是野兽。一些人要吃野味，就可以把一个小孩的双肢炸成一对肉筷子吗？

事情由此发端，越闹越大，直到把相隔极其遥远的刘克服也卷了进去。这是后话。在龙眼树上的大红果突然爆炸之际，刘克服一点也不知道该事件，甚至不知道“挂炮”是什么样的土制炸弹。那时他无声无息还待在县城湖洼地，是本县第二中学一位非常普通的青年物理教员。

那天下午刘克服在教室里上课，校办一个头头跑过来，在教室门外招手，把他叫出门去，告诉他：“校长找，有事。”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3）

刘克服指着教室说："上课呢。"

校办头头说布置两道题让学生自习，回头补补就行了。刘克服问什么事急成这样？下课再说吧。头头说可以拖还用得着这么请？快走，是大事！

这事能怎么办？刘克服把学生安排一下，收拾起教案往腋下一夹，抽身匆匆往办公楼走。校办头头在后边喊，让刘克服掉头，到礼堂那边。

"去教工活动室。"

刘克服挺纳闷。

他到了校礼堂，进教工活动室一看，心里有数了。这活动室里摆有一张球桌，时有一干人等聚在里边，包括本校校长，教务后勤各部门头头，还有几位陌生者。一伙人聚一块，围观球桌旁的两个人打乒乓球，一起很投入很努力地热烈鼓掌，使劲大叫好球。打球的俩人一个中年，一个年轻，年轻那个是本校的体育老师，擅长田径，球技一般，另一头挥拍的中年人看起来四十上下年纪，刘克服不认识，不知何方神仙。

校长一见刘克服到，喜出望外，连声叫唤："来了！来了！"

打球的中年人把拍子一收，抬头看。校长赶紧介绍。刘克服这才知道此人不寻常，姓应，是本县县长。这天下午应县长驾临湖洼地，率数位随员下来视察。在办公楼听完汇报后，由校长陪着在校园四处查看，最后进了礼堂。本校礼堂设施相当陈旧，并没有多少看头，县长站在前厅看了两眼，转身要走，突然有一粒乒乓球咚咚响着，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一直滚到了县长的脚边上。原来有两位老师在礼堂前厅二楼的教工活动室打乒乓球，两位打的球都臭，一个球没扣准打飞了，越出大门，直扑楼梯口，滚到楼下县长的脚边。这球如此之巧，简直有如老天爷暗中为刘克服安排。当时县长一见有球自楼上来，不

亦乐乎，问那上边怎么回事？执意上楼视察。随员里有好事者，一看活动室里乒乓球飞来飞去，即请示县长要不要打一场？校长一听，知道这位领导会几下，连忙摆手，让桌边人暂停，请县长亲自下场。恰逢该县长高兴，真就接过一只拍子挥了几下，一屋子的人脸色顿时有变：原来不是会几下，是厉害得很，球路刁钻，扣杀凶猛，板板凛冽，对手根本就挡不住。

那时有老师提起刘克服。说应县长这种球肯定是打遍全县无敌手。咱们学校里，恐怕只有小刘老师可以抵挡几板。

县长有感觉了，问："那个人还行？"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4）

大家说全校老师没有谁打得过他。

县长说："叫他来。"

于是刘克服被传唤到场，没待喘气即披挂上阵。那县长拿眼睛审了他几眼，点点头问："小伙子会几下？"

刘克服那时比较谦虚，他说自己打着玩的，不怎么样。

然后开动。刘克服一握拍子，县长就摇头，说了一句话："左手啊。"

他的意思是左撇子。老师们都知道刘克服是左撇子，人家县长不认识刘克服，他不清楚。刘克服凭什么能在学校称高手？左撇子是一大理由。一般人跟左撇子打乒乓球挺别扭，总觉得对方反着来，不好适应。左撇子不一样，他们总跟右撇子打，知道怎么对付，格外占便宜。所以刘克服才有幸被隆重推荐给县长，当众抵挡他几下。那时候可没谁知道这几下挺要紧的。

两人开战。应县长果然高手，各位老师怕左撇子，他不怕，头几板就压着刘克服打，左右开弓，噼哩啪啦又抽又扣，打得刘克服左奔右窜，应接不暇。忽然县长大人把飞过来的小球用手接住，紧握在掌心，不打了。他指着对面刘克服说："你搞啥？怎么看怎么别扭。"

场上人人吃惊，不明白县长说的什么。刘克服也一样，茫然失措。

"把胳膊抬起来。"县长下令。

刘克服抬起胳膊，把乒乓球拍高高举过头顶。县长摇头，说不对，不是这个，举那个，右胳膊。

刘克服把那胳膊抬到齐肩高。

"再抬。"

不行了，只能到那里，再也抬不上去。

无需本校师生告发，人家县长自己看出破绽了。刘克服左撇子只是表面现象，他的毛病却在右胳膊上，那条胳膊最高不能抬过肩膀，是所谓“瘸手”。左撇子从来不奇怪，世间多有，不说美国某位总统拿左手敬礼，大家身边街坊邻居小舅子从小写的汉字螃蟹似的满纸爬，那都一样，左撇子，人家左手有气力。刘克服这个左撇子与众不同之处不在左手，却在其右。所谓“瘸手”是本地土话，用法与“瘸腿”相通，指的是四肢部位的毛病。瘸腿是下肢残疾，瘸手则特指上肢。

县长问他：“那怎么回事？”

刘克服说没什么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5）

“不对劲吗？”

刘克服笑笑，还说没什么。

谁说没什么？一个人吃饭时用左手还是右手拿筷子，那多半是天生的，刘克服是个例外。他的右胳膊不利索，只能借助其他，这才成了左撇子。刘克服的瘸手隐蔽性很强，平时不易为人察觉，例如走路时胳膊腿配合协调，迈左腿时甩右胳膊，通常不会同手同脚如狗熊般笨拙。但是一旦进入运动状态，例如猛烈击球，其马“手”便暴露无疑。人在剧烈运动时相关肢体会本能地配合动作，以保持身体平衡，到了大家都要高抬右胳膊时，刘克服的瘸手抬不到位，就会变得很古怪，让旁人看了别扭。刘克服打乒乓球能在本校称雄，除了左撇子优势，右胳膊的不规则动作可能也略有作用，起码扰乱了对手的视线和心理。

这回他碰上高手了，人家一眼看穿其中的不对劲，喝令刘克服举起手来。这一举就让刘克服丧失了神秘感。但是应县长有所不知，刘克服的右胳膊是不好碰的。县长问他怎么回事时他说没什么，还笑了笑，那笑容其实很不好看。

这以后的球局就打得有些凶险了。刘克服不再专事抵挡，转而主动进攻。左撇子球路怪，加上右胳膊迷惑人，刘克服在球桌边跳来跳去，一拍一拍猛攻，专打县长的反手，火力强大，其状像是恨不得把对手一板打掉。场上旁观者都注意到刘克服的发狠，对手当然更其明了，这位姓应的县长是个高手，还是个老手，他因势利导，不像起初那么打了，他放，允许刘克服冲上来又扑又咬，自己左一拍右一拍逗，抓住机会才一板拍死，其过程有如猫逗老鼠。场上形势对比很快就明朗化了，刘克服不是县长的对手，人家是猫，他是老鼠，左撇子老鼠还是老鼠，毕竟成不了猫。问题是这老鼠不甘为鼠，身处劣势他还想赢，咬住不放，表现得超常顽强。人家扣他，他奋力反扣，人家

吊他，他狂奔施救，发球一个一变，接球竭力要形成威胁，如此小鼠让大猫玩起来也有些吃力，于是这一场球就有了其他猫鼠游戏所无法具备的看点。

但是弄到后来县长有些不高兴了，因为刘克服面无表情，攻势尤猛，好像跟领导有些过不去似的。一局终了，最后一拍拍死刘克服，把拍子放在桌上，县长板着脸问了一句："叫什么名字？"

刘克服没回答，校长抢着说："叫刘克服。"

"克什么？"

"克服困难的克服。"

县长说名字有点怪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6）

球赛结束，县长对本校的视察也宣告全部完成。一行人出了活动室，县长跟大家握手，特别扭头看了看。

“那什么？”他问，“克服困难？”

场上人东张西望，没看到刘克服。

事后了解，人家刘克服当时还在屋里，于球桌边继续克服困难。所有人都送县长去了，活动室里只他一人，没有谁跟他战斗，他独自坐在一张条椅上，袖子捋得老高，一声不吭给自己做按摩，拿左手去捏右胳膊，上上下下。一场球激烈战罢，不是左撇子没劲，却是右胳膊酸痛。

这就是刘克服。手有瘸，还不自量。这个人脸上笑笑的，看起来挺厚道，骨子里很犟，不擅长察言观色，揣摸他人脸色。有眼色的人碰到这种场合该怎么办？老老实实陪县长玩。人跟人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很强大，有的人很卑微，强大的人是猫，卑微的人很遗憾就是个老鼠。一县之长手握生杀予夺重权，跟你一个年轻中学老师天差地别，这得搞清楚。既然人家是猫，你是老鼠，你认真扮演好老鼠角色，那就行了，老想反鼠为猫那怎么成。

一星期后，有两个人来到学校，指名要见刘克服。两位客人一男一女，男子四十来岁，头发却已显白，穿着比较普通，慈眉善目。女子很年轻，二十六七岁模样，衣着齐整，收拾得很光鲜，模样不错，但是神色严苛，眼光挑剔。

那天刘克服无课，校办头头到物理教研室找到人，把他领到校接待室让来宾会见。来宾中的中年男子告诉刘克服，他姓吴，年轻女子姓苏，他们来自县政府办公室，奉县领导之命，找刘克服了解一些情况。

他没说奉的是哪位领导之命。刘克服很清楚，这个县的头头脑脑他一个都不认识，只跟一位姓应的县长打过一场球。

“是打球的事吗？”他问。

女子接上话，说知道刘克服会打乒乓球。今天他们不是来跟刘克服谈打球，他们需要了解刘克服个人的一些情况。希望刘克服能实事求是，如实说明。

他们打听刘克服的来历。他们知道刘克服不是本县人，他们想知道他以往什么情况，怎么到的本县，刘克服说他家在市区，读完中学考上省城师院，毕业后到本县任教，已经三年多。

“毕业时怎么不回市区？”年轻女子问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7）

刘克服说做梦都想。但是回不了，市区学校想进的人多，没有关系不成。

年轻女子请刘克服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。她说，他们看过刘克服的档案，有些情况在档案里看得不太清楚，所以直接问他。刘克服说他的家庭确实比较不同，不说旁人通过档案看不清楚，自己解释起来也都费劲。刚才他说自己是市区人，其实也不全是。他祖上是“船民”，世代生活于船上，流动性很大，靠江河走船运货为生，一家老小全部家当都在水中，岸上没有立锥之地。到父亲一辈，因为河道淤积，河运衰弱，政府安排船民上岸定居，另谋生计，他这样一个出生在河上的小船民才得以离船，长成于市区江边的船民棚户区。他父亲除行船别无所长，上岸后以踩人力三轮为生，母亲挑小货担做小买卖。这母亲是他的继母，他生母早死了。继母跟父亲结婚时还带来两个孩子。他没跟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，生母死后就寄养在外婆家，姓的是母亲的姓。他外婆在他上大学后去世。所以他的家庭成员比别人多，姓氏也杂，兄弟姐妹有的有血缘关系，有的没有，加起来要写一张纸，实际上他差不多只是孤身一人。

年轻女子点头，说原来是这样，挺复杂。

刘克服说这个他自己清楚，很复杂，像他这样的不多。

年轻女子很厉害，一听出刘克服语气不快，即追问：“你不喜欢提起这些？”

刘克服说不喜欢又怎么样？总有人问他这些事，早就习以为常。

“听说你有点脾气，打球不认人？”

刘克服说球场讲究公平竞赛，不讲究谁大谁小。通常他的脾气很好，不惹人。

“我们惹你了吗？”

刘克服说没有。

年轻女子说刘克服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县政府办不会无缘无故找他。他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来的，他们有责任把情况了解清楚，并无恶意。

刘克服不吭声了。年轻女子转口问乒乓球，了解刘克服是在哪里学的打球，不会是在河里摇来摇去的小船上吧?

刘克服说："读小学时喜欢打球。曾经到市里的少体校训练过几天，后来走人回家，教练不要了。"

"为什么？"

刘克服把右胳膊抬了抬，没多说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8）

女子点头："胳膊不好，知道。什么原因呢？小时候受过伤？"

刘克服摇头，只说不是。

"那么是什么？"

刘克服说外婆告诉他，他这手是让鬼给弄瘸了。

她板着脸看刘克服，好一会儿，还是不放过，继续追问。

"胳膊不好对工作生活有影响吗？"她问。

刘克服说有一点，但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

"要不要给两位表演一下？"他问。

年轻女子没吭气。刘克服抬胳膊，做举起状。她摆手制止。

"不要。"她说。

刘克服发笑，说没关系的，他这瘸手经常会引人注意，从小到大，不时要展示一下。已经习惯了。

年轻女子说："你的情况我们听说一些了。"

"感觉挺有趣是吗？"刘克服问。

女子盯着刘克服看，摇了摇头。

刘克服说："谢谢。"

都没往深里再说。年轻女子又问其他事情。她说，他们知道刘克服是物理教员，乒乓球打得很好，还能写会画，是吗？刘克服说中学读书时他喜欢文科，高考前听老师劝告，改报理科，因为理科招生的名额多一些。现在他教物理，业余时间写写画画，也没干什么大事，编编校报，画画刊头而已。

"听说你能画漫画，画一个看看吧。"女子说。

她翻过自己的笔记本，把手中的圆珠笔递过来，要刘克服当场作画，就画在她笔记本的背面。刘克服没推辞，接过那支笔，刷刷刷几下，在那笔记本上勾勒了一个女子的头像，长脸，短发，弯眉，直鼻，尖下巴，线条简单却传神，与桌子对面的年轻女子有几分像。画

中人的表情有些僵硬，眼睛里两个眼珠定定的，眼神专注，嘴唇紧抿，嘴角下弯，略带丑化。

那女子看了画，闭着嘴一声不吭，就跟画中那女子一样。她身边的中年人侧过头也看了看，即摇头，说这画得不像。

刘克服说当然，这是左手画的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1节（9）

“刘老师知道她是什么人吗？”中年人指着年轻女子问刘克服。

刘克服说他不知道。

那女子摆摆手，没让中年人多说。

一个星期后，校长通知刘克服到县政府办公室报到。那边来征求意见，向学校提出借用刘克服，下周一前到位。

“借用？”刘克服大吃一惊，“干什么！”

“反正不是上物理课。”校长说。

县里有要求，校长当然得同意，毕竟学校求上边的事多。最近学校请求县里帮助搞一个抽水机站，以防雨季校园低洼积水，县长很支持。所以刘克服还是去吧。把课务班务赶紧移交清楚，不要误了事。

当天下午，政府办打电话直接找到了刘克服。打电话的是老吴，吴志义，就是上次来校找刘克服谈话的中年人。他告诉刘克服，县里拟于国庆节举办系列节庆活动，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本县建设成就展览，他们让刘克服来参与筹办这个展览。现在离国庆节还有几个月，筹展准备半个月前就已开始，当时已经抽了一批人，刘克服属临时增加人员。

“机会难得。”老吴特别提醒，“不是都能碰到的。”

刘克服说不就是去办个展览吗?

老吴说领导有意从抽借人员中物色几个好的留下来。刘克服现在是中学青年教师，通常情况下他会在讲台上教一辈子物理，终老此生。现在他有了另外的机会，搞得好就可能成为另外的一种人。人跟人是不一样的。

刘克服说明白，谢谢了。

老吴交代刘克服记得带上他的乒乓球拍。

“这件事要感谢应县长，还有苏副主任。”他说。

苏副主任是谁呢？就是跟刘克服谈过话的年轻女子，刘克服曾即席为她作过画。那一次见面差不多就是一场面试，彼此没太愉快，因而印象尤深。事后刘克服曾特地找人打听，这才知道跟他谈话的两个人里，姓吴的中年男子归姓苏的年轻女子管辖。老吴是人秘科长，年轻女子叫苏心慧，当过县团委副书记，眼下是县政府办副主任。

这女子比刘克服大两岁，单身，未婚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1）

2

那时候朋友们很为刘克服担心，怕他到头来连个老婆都找不到，他在湖洼地时很不起眼。湖洼地是人们对县城南边靠近江流那块低地的俗称，刘克服所在的县第二中学建于湖洼地，他在学校里当物理教员，成天给学生讲什么“左手定律”、“右手定律”，一转身学生们就在后边指着他身上的相关部件挤眉弄眼，哧哧偷笑。曾经有几个人出头做好事，热心扶助困难户，给他介绍老婆，无一成功，原因多与其胳膊有涉，让人们为他倍觉担忧。那会儿他的朋友们都比他得意，出门时皮鞋擦得铮亮，屁股后边总跟着个把小妞。因此多有优越感，会对他略施同情。

有一位介绍人异想天开，着手把刘克服与大美拉扯成对。这件好事难度很大，因为这两人都比较特别，给他们配对不能像《金瓶梅》里的王媒婆那样只管拉皮条，必须注意一点手法。该介绍人安排刘克服去看人，说明对方叫李美英，家境不错，人也长得好。其他情况避而不谈，只说见个面，聊一聊就清楚了。刘克服已经相过数次亲，虽然一无所获，毕竟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当时就感到怀疑，说听起来条件还行，不是闹着玩的吗？介绍人还说去了就知道。于是刘克服梳了头，洗了脸，收拾得很精神，郑重其事就去了。相亲地点在县公园小湖边，沿湖环绕着大片草地和石桌石凳，有利于开展此类活动。刘克服到地方一看，才知道介绍给他的是大美。大美是外号，县城里约定俗成，大家明白是谁，只不知道人家户口本上的大名叫李美英。介绍人提到这个名字时无需含糊其辞，因为该大名不说刘克服不清楚，旁人也多不知道。

大美见了刘克服就笑，说穿新衣服了。

刘克服也笑，说不是全新的，洗过几次了。

大美问谁给洗的？

刘克服说自己洗的，在学校水房。

大美问怎么洗呢？刘克服伸出两掌示意，表明自己用这十个指头洗衣服。他的右手指头在大美注视下止不住轻轻晃动。

当天除了他们两个，现场还另有一个妇人，三十出头，是大美的嫂子。刘克服和姑嫂俩相谈甚欢，相亲过程持续了近一小时，没发生什么事，出人意料地顺利。但是波澜起于事后：介绍人很负责地跑来打听究竟，问刘克服有没有感觉？刘克服笑笑，说有感觉。介绍人问哪方面有感觉？长相还是谈吐？刘克服说主要是胳膊有感觉。介绍人纳闷，问刘克服胳膊怎么感觉？刘克服笑笑，回了两个字：你滚。介绍人吃惊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又问了一遍，刘克服还是笑笑，照样两个字：你滚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2）

原来刘克服的感觉大有问题，强笑之际，其无奈和气恼已难以自持。

这是因为大美。大美肤色白，五官端正，长得确实不差，家境也不错，其父母都在县实验小学当教员，她自己读过幼师，当过幼儿园老师。正常情况下，这姑娘不可能由嫂子陪同，与如此不起眼的刘克服在公园里相谈甚欢。问题是该女已经不太正常。她与刘克服相逢在秋季，那是一年里最平和最稳定的季节，过了这个时候，再过一个冬天，春暖花开，万物萌动，她就坏了。她会穿上一条醒目的绿色长裙，把自己收拾得像一根嫩葱，逃过家人的围追堵截，跑到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招摇。她会站在商业大厦的进门处，目光炯炯，一旦看住熙熙攘攘过客里某个年轻貌美男子，即意乱神迷。这种行径俗称“花痴”，属精神性疾病，通常与男女关系及婚姻问题上受到重大刺激有关。

据说花痴无药可治，婚后有可能自行痊愈，也可能每逢春天就发作一回，如同潜伏在植物树干里的年轮。这种姑娘谁敢拿来当老婆？现在看上去还好，可以在公园里跟你说话，同你探讨洗衣服，过两天她往地上一滚，闹癫痫似的，那还怎么过日子？谁不害怕？所以她困难很大，其父母只能退而求之。他们托人给女儿介绍对象，所托之人也是教育界人士，他想到了刘克服。却不料刘克服见也见了，谈也谈了，末了竟然是“你滚”，让介绍人和对方都很生气。他们说刘克服不自量，左撇子右瘸手，见人胳膊哆嗦指头晃，倒插门白送，他们还不想要呢。

原来人家对刘克服也有看法。介绍人本想成人之美，把两位拉在一起，因为彼此各有毛病，不好互相嫌弃。偏偏刘克服不领情，感觉自尊心受到莫大伤害，引得对方痛加抨击，好事遂成笑柄。后来旁人总开刘克服玩笑，问他胳膊还有感觉吗？生气了就哆嗦？衣服这么干

净，是不是大美给洗的？要不要给“岳父”带个话？刘克服其实挺随和，朋友们开这种玩笑他不生气，他会笑一笑，说大美看起来很爱干净。

那时可没人知道笑柄居然还会长根抽芽，生有下文。

刘克服离开学校，被借到展览组后，一切顺利。展览组归政府办，工作地点在县政府机关大院里，县政府大院位于城北，高踞于山上，这山叫龙首山，相传因山形如龙头得名。这里地势与刘克服原处的湖洼地恰成对照。早先他从湖洼地看龙首山，感觉特别遥远特别难以企及，现在从这里俯瞰山下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3）

刘克服在展览组颇得好评。左撇子写写画画，制作图片，不比组里使右手的同事逊色，这人的工作态度良好，从不计较多干少干，加上为人随和，因此很受欢迎。他还因为拥有秘密武器而格外被人看中，那就是一只乒乓球拍。他把该球拍放在随身小包里，一旦有人招呼，给他指指上边，他就放下手中的事情，从小包取出球拍，悄悄离开，直上县政府大楼的七楼。这是大楼的顶层，中部有一个大会议室，会议室边有几间偏房，其中最大的一间被辟为活动室，有单独的洗手间和沙发茶几，正中间摆一张标准乒乓球桌，是应县长打球的地方。

应县长叫应远，该县长擅长打乒乓球，几乎达到专业水准。县长日常事务虽多，毕竟也有若干闲暇，可以打打球。打乒乓球这种体育活动不像俯卧撑自己做就成，需要劳驾他人，应县长得给自己找球伴。球伴必须水平相当才好，县城里达到应县长要求的不多，也就三五个而已。老跟一个球伴对打，久了也会厌倦，县长喜欢轮着来，各取所长。刘克服成为应县长的球伴事出偶然，要不是该县长视察校园时一粒乒乓球意外从楼上滚下来，他哪有靠近这位县长的可能。事实上，把他借用到展览组，更多的还是为了陪县长打球，并非刘克服漫画如何出色，只他莫属。常跟县长打球的数位球手中，刘克服不是球技最高的一个，但是他很独特，左撇子，右瘸手，还不甘为鼠，在场上目无尊长，特别会拼，从不相让，如同跟县长第一次交手时那样。这人确实有些奇怪，他在政府办公楼七楼上一如既往，始终不改那一次的战斗风格，不管旁人觉得如何不妥，也不管县长是否当场拉下脸来。他说过球场上不认大小，只讲公平竞赛，这当然不错，但是并非仅此道理。人跟人是一样的吗？有的人是支配者，有的只属被支配。没有县长发话，刘克服哪里上得了龙首山，一旦让领导不高兴了，他还有资格待在这边继续“公平竞赛”吗？

刘克服被安排住进县政府大楼后边的九号楼二楼，九号楼是政府大院里的旧宿舍楼，二层，长条，建于三十年前，为集体宿舍，过渡房性质，住的均为机关年轻单身职工。楼很陈旧，土木结构，千疮百孔，接近危房标准，但是僧多粥少，楼里的床位还如钻石般宝贵。多少人垂涎三尺难于如愿，刘克服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，让人大感意外。刘克服是借用人员，他在县二中的教工宿舍里跟另一位青年老师合用一个房间，严格说他没有资格住县机关宿舍，因为机关集体宿舍一向只提供给在编人员。但是机关管理科归县政府办公室管辖，办公室副主任苏心慧下了命令，让他们特殊处理，不用正式分配，采取临时安置方式让刘克服住进来。苏心慧说，展览组任务很重，晚上经常加班，还得考虑让领导随叫随到，住远了不行。于是刘克服享受了特殊优待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4）

人们明白苏心慧更多的是考虑应县长打球需要。刘克服一招鲜吃遍天，靠一只球拍就这么打进机关宿舍，染指稀缺资源，说来让人不服。但是大家很快就没意见了，因为此人一住进来，人们就大有感觉，还真是不错。

那时候住在九号楼上的年轻单身职工基本为男性。旧式楼房设施很差，只有房间，没有卫生间，住户方便得上公共厕所，机关公厕就在楼对面，没几步路。但是这几步让人很不方便，特别是在冬天的雨夜里，半夜间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冒着寒风顶着雨丝从楼这边跑到公共厕所那头方便，难受得简直要人命。于是大家不断提意见，管理科想了很多办法，毕竟旧楼设施太差，不具备修建带冲水设备卫生间的条件，只能因陋就简，利用二楼楼梯口转角处的空间，钉几根木条，用一片油毛毡围起一个简易小便处，里边放农用尿桶一只，供大家夜间解决问题。如此技改科技含量很低，毕竟比以前方便，颇受欢迎。但是很快就有问题了：农用尿桶容量有限，大家都往里放水，不几天就满，得有人找来工具，用尿杓把尿水匀到另一只尿桶，挑往厕所倒掉。管理科强调谁的屁股谁擦，要求大家轮流值班，自行解决问题。这个办法不好，因为大家都年轻，自我约束能力略差，还懒，往里拉时毫不客气，赶上挑尿就这个躲那个闪，彼此谦让，都说工作太忙。于是常常尿桶满了没人理，一搁数日。这种情况下，还有特别恶劣的家伙半夜三更爬起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裤裆里拉出家伙摸黑就往里添加，黄尿溢出，满地流淌，臭不可闻，环境恶劣之至。

刘克服搬进九号楼后情况改变了：这个人自行承包了公共小便所挑尿任务，时候一到背杓扛桶自己就上，不用旁人操心。大家从此安享方便，同时告别了小便所内外污水横流无处立足的烦恼，真是太好了。谁安排刘克服干这个？没有，纯属自愿。他说反正自己也要用，

弄干净了大家方便，自己也方便。这话有道理，大家都明白，为什么只他去做？他开玩笑，说因为他是左撇子。

于是大家觉得这个刘克服不错。有人还考证，说雷锋可能也是个左撇子。

有一个人跟大家一样感觉不错。此人以前骂过刘克服，现在时过境迁，改变看法，决定予以接纳。这是谁呢？李老师，大美的父亲，刘克服的“岳父”。他让人给刘克服带话，说现在没问题了，他们愿意让大美跟刘克服接着谈。接获该喜讯，刘克服异常惊讶，说自己从来没那意思。李老师竟然有意见，说当初刘克服跟大美见过面，两人是谈过的。年轻人不能学陈世美，进了县政府，一阔脸就变。

原来“岳父”大人有意要把大美托付给刘克服。当初李老师没这么努力，可能因为看不上人家的瘸手，待发现该同志居然走上龙首山，搬入县政府九号楼，他改主意了。李老师这么做有点可笑，刘克服跟大美怎么回事大家清楚，公园见一面，谈谈洗衣服而已，并未确定终身。哪有可能这就算数，把个花痴赖给人家？作为父亲急盼患病之女终生有托，虽情有可原，确实也让人无法接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5）

刘克服决定不予理睬。朋友们逗他，说老婆要岳父赶，脱裤子赶紧上。千万不能学陈世美，只顾自己快活，忘记给人民群众吃甜。刘克服知道是开玩笑，他不生气，只说他会交代，到时候让大美给大家发糖。

这话说坏了。

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傍晚，刚下班那会，大美的父亲来到政府大院，进了展览组。展览组工作地点在大院西头的车库边，时有数位男女还在加班忙碌，其间没有人认识来者是谁。一听是找刘克服，有人指着对面大楼七楼说，小刘刚走，可能在上边。

于是“岳父”大人直奔顶楼。

那时候刘克服恰在顶楼活动室，里边还有县长应远，两人在乒乓球桌两边热身。时政府办科长吴志义拿一份急件请县长过目签字毕，刚要出门下楼，李老师就在此刻闯上楼梯。老吴心细，一看陌生人脸色有点问题，即把他拦在门边，问他干什么。李老师说不干什么，让他进去。老吴说不能进，领导在里边有事。李老师非进门不可，说要看看到底什么龟儿子领导。老吴发觉不对，把着门不放，要李老师到下边办公室说话，两人在门边吵吵嚷嚷，声响传到活动室里。刘克服赶紧跑过去看，李老师一见他露面，指着他破口大骂。吴志义知道不好，即喊人，要大家赶紧过来。

这一下动静大了，惊动了县长。当时先应急，人们一拥而上，七手八脚，把李老师从顶楼门口扯走，拉到楼下吴志义的办公室。李老师在老吴的办公室里涕泪俱下，痛说自己闯门找人的原由。老吴听得大惊，发觉事情挺麻烦，分外棘手。

原来大美又发病了。时近夏末，早过了春暖花开之季，不是花痴发作的合适时段，怎么她病过再病？原来人家这回闹的不是花痴，

是“病崽”。所谓病崽是本地土话，其标准说法叫“妊娠反应”，指的是妇女怀孕时的种种异常。

大美患有精神性疾病，属间歇性质，发病时异于常人，不发病时虽接近正常，毕竟也有点异样，其家人对她的反常举止早已习以为常，因此极易疏忽大意。到了忽然意识到有问题时已经来不及了：眼下她怀的孩子怕都四五个月了。

大美笑嘻嘻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姑娘有病，她不知道自己干过什么，不知道人家对她干了些啥。但是她的生理机能与其他女人无异，人家能生，她也不差。家人把她送到医院妇产科，她在那里还是笑嘻嘻的，问这个答那个，没有一句对得上。医生仔细检查，确认胎位胎音什么的均属良好。医生说花痴并非代代遗传，这小孩很可能完全正常。问题是能让大美把小孩生下来吗？世间未婚先孕的故事很多，所谓的野种无不有其来历，至少他们的母亲清楚，不管是否需要讳莫如深。大美不一样，她精神不正常，她知道孩子怎么来的？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吗？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6）

李老师气愤难平。女儿说不清楚的事情得靠他解决，李老师需要帮助女儿给腹中外孙找一个父亲，揪出来承担责任。李老师一眼认准了刘克服。“岳父”大人早就拿陈世美做过警示，有把大美赖给刘克服的言论，当时只属说说而已，现在情况忽然变得很严重很紧急，他本能地要把刘克服紧紧揪住。有什么证据能帮助李老师揪住小女婿？有。他知道所谓“脱了裤子赶紧上”那些话，知道刘克服曾声称不会只顾自己快活，要让大美给大家发糖。

于是李老师大闹顶楼。这位李老师教体育，性子很暴，曾因体罚学生被教育局处分过。他不知道应县长在场，否则可能会闹腾得更大，以求更有影响，有所结果。

当天晚间，老吴把事件原由直接向县长做了汇报，这种事本不必弄到县长那里，但是已经惊动了自然就得报告。此前老吴也找过刘克服，刘克服坚称自己跟李美英绝无关系。老吴如实汇报了双方说法。县长听了即发布指示，谁说的都不算，只认事实。

怎么确定事实呢？经研究决定组织一次辨认。再怎么花痴也还懂得认人，找几个人跟小刘一起让李美英认一认，只要她认了其他人，或者一个也不认，刘克服的问题自然排除。如果里边光认出一个小刘，起码表明他不是毫无干系。这个办法相对比较公允，却不料刘克服不同意。他说自己不是罪犯，不能如此接受侮辱。老吴说这是应县长同意的办法，有意帮助排除嫌疑，怎么能不识好歹？刘克服还是不从。老吴说这就不对了，是不是心里不踏实，真的有问题？

话说到这个程度，刘克服还是死活不干，不免大家心生疑窦。老吴干脆快刀斩乱麻，让人把大美拉到展览组相认，时刘克服与诸位同事正在里边拼展板，一屋子的精壮小伙让大美目不暇接，满怀喜悦。里里外外看了一遍，她认出了刘克服。

“没有新衣服。”她笑嘻嘻道。

刘克服说这里不穿新衣服，要工作。

大美说她要吃酸黄瓜。

刘克服说回去吧，家里有。

这些话能否表明刘克服与该痴有染？恐怕未必。他们曾经有过一次相亲约会，相谈甚欢，显然大美留有印象。刘克服不愿出场供大美辨认，可能也是害怕这个。大美认得刘克服，并不足以表明两人有奸，但是她从人群中不认别个，一眼就认出个小刘，确实也让刘克服不能完全摆脱干系。

隔日，老吴通知刘克服收拾东西，返回原单位，不再参加展览组工作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7）

“是应县长决定的。”

刘克服不做声。好一会儿他说，他跟大美没有关系。

“影响实在不好。”老吴说，“不宜再借用。”

刘克服说他不服。

毕竟不服不行。当天刘克服到展览组，把手头的事情移交清楚，然后卷铺盖走人。组里一位同事用自行车帮刘克服拉行李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县机关大院。刘克服上龙首山住三个来月，认识了里边不少人，他一路走一路跟人打招呼，说自己这边事情完了，让他回学校去，以后来玩啊，等等。言谈基本正常，风度还算不错。也有人注意到他走路身子摇摆幅度比以往大，一脚高一脚低，脚上有点乱，上肢尤其不对劲，右臂总耷拉着，动作很别扭很吃力。显然这一回他的胳膊大有感觉。

刘克服回校重操旧业。铩羽而归，虽然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，大家知道他心里挺别扭挺难受。学校重新给他排了课，留几天时间给他重温教材备课，刘克服哪都没去，书也不看，天天在宿舍里垂着蚊帐蒙头大睡，饿了胡乱弄点东西吃。有天上午同宿舍的青年老师讲课去了，他独自睡觉，有人进门掀他蚊帐，把他唤了起来。

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啊。”

女声，竟是苏心慧，苏副主任。

展览组归苏心慧管，但是刘克服借到展览组后跟她接触并不多，因为她忙，比较严肃，彼此上下相隔，刘克服见了她总是自觉往后边靠。这女领导对刘克服却一直很不错，教他适应组里工作，帮他安排机关宿舍，尽管这跟打球有关系，是沾人家县长的便宜，毕竟也属关照刘克服。碰上刘克服时她总会问一句：“小刘还好吧？”语音带着关切，这时想起当初给她画的那张不太美丽的漫画，刘克服觉得不好意思了。刘克服意外碰上麻烦的这些日子，苏心慧恰不在县里。她在政

府办还分管信息，省里开信息工作会议，会后组织到云南参观，前后两星期，远在天边。

现在她来了，突然出现在刘克服的床头边，那一刻显得极不真实。

“弄出一场热闹，然后就知道睡觉？”

虽带戏谑，却含同情。刘克服没撑住，轰然崩溃，当即痛哭失声。

他说冤枉。太不公平了。

苏心慧说这算什么？起来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8）

她让刘克服立刻起床，跟她走，回展览组去。国庆节马上就到，布展进入最后冲刺，人手正缺，刘克服还敢挺在床上！快走。

刘克服说回去做什么？让人这么开除，太屈辱了。从来没感到这么屈辱过。

苏心慧说："只有你受过屈辱吗？"

她开导刘克服，说刘克服在机关这么几个月了，一定听说过她的情况。她读中学时成绩列年段前三名，做梦都想上大学，但是家庭困难，只能去读中专，早点出来工作。她在学校里年年全优，还自学大专课程，两个文凭一起拿到，毕业回来却没人要，拖了一年多才勉强进了县供销社属下的茶叶公司，被派到全县最边远的一个山区乡。她工作特别努力，在基层什么事都做，却什么都得不到，所有好处尽归别人。这种处境好受吗？很难受，感到特别屈辱。但是得忍耐，得撑住，最终才能走出阴影。

"我发觉你一向挺坚强，这回也撑不住了？"她问。

刘克服说这件事情实在太可笑，居然搞到这种程度，他没法接受。

"胳膊又抽了？"苏心慧问。

他说是的，无力，肿胀，一阵阵抽，非常痛苦。今天见到苏心慧才好过了一些。

苏心慧说："你不是胳膊抽，你是脑子里有一根筋在抽。"

她问刘克服为什么会弄得这么可笑？既然没有意愿，为什么当初要跟李美英说东道西？旁人乱开玩笑，为什么不主动说明制止？刘克服说他不想伤害别人。论起来彼此都要克服，花痴比瘸手更卑微更无助。

苏心慧说就是这根筋。怜香惜玉，包括花痴？

刘克服说都是人啊。

苏心慧说这要吃苦头的。

苏心慧来看刘克服，是让他跟她回展览组去。刘克服答应了，但是也说自己很担忧，心里没底，应县长那边怎么办呢?

“这个不用你管。”苏心慧说。

苏心慧独自前来，骑着一辆女式小跑车。办公室里车辆不多，县城也不大，没有下乡，她都是骑车来去。她把刘克服从学校当堂提走，就用她的小跑车。时刘克服的破自行车没气，用不上，苏心慧说小刘瘦巴巴没几斤重，她的车拉得走。于是两人共用一车。当然不能叫领导当苦力，刘克服自觉承担，他骑上车带苏心慧走。从湖洼地往龙首山行进多为上坡路，自己一人骑上去尚且吃力，何况加带一个。刘克服埋头苦干，气喘吁吁从下面往上拱。苏心慧问上得去吗?下车推着走算了。刘克服摇头说没问题，他有力气，能行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2节（9）

他们一直拱到机关大门外，于大门边意外受阻，被迫下车。

有一群人乱哄哄挤在那里，声响杂沓。两人赶过去一看，是众人在围观一对上访者。上访者为乡下人，一个老女人，拉着一个小男孩。老女人衣冠不整，头发蓬乱，神情有些异样，她一手牵人，一手抹泪，哭嚎不止。有人在一旁议论，说老人“颠”了吗？怀疑老女人有病。所谓“颠”在本地土话里有神经失常之意。

苏心慧问：“小刘你怎么了？”

刘克服在发抖。他扶着自行车站在一旁，自行车在他手下嗦嗦晃动。听到苏心慧询问，他只用左手扶车，放开自己的右胳膊，车子立时不再抖动。

他说：“哎呀，可怜。”

他目不转睛看着老女人身边的小男孩。小男孩一言不发呆立于侧，垂着双臂，表情呆滞，却让人触目惊心：他的两只小臂光秃秃如两支小棍，在高高挽起的袖圈里晃荡，臂下无物，两手无存。

这一老一少被门卫拦在政府大院门外。老女人外表邋遢异常，语言却不含糊，清楚明了。她哭诉，说他们有冤，他们要找县长喊冤，让县长赔钱。

苏心慧急喊门卫：“快通知信访办来人。”

门卫说已经去叫了。

刘克服跟断手男孩阿福的第一次见面，就在这个对他而言分外特别的时候。

他回到了政府大院。时九号楼满楼年轻干部正痛苦不堪，因为楼梯口小便处的尿桶满溢，臭水泛滥，无人问津。

这时候大家格外想念左撇子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1）

3

那天他们坐大卡车下乡，去了湖内乡。苏心慧坐车头，刘克服和另几位工作人员坐在车斗里，守着一车的展板。他们一路小心，因为车上东西都是他们亲手做的，一块一块颜色鲜艳，画面精美，千娇百媚，但是质地脆弱，都是塑料板、泡沫和颜料胶结而成，易脱易碎，得特别关照。

那时候已经过了国庆，县里的庆祝活动圆满结束，他们的展览已经顺利完成，展览组大功告成，可以解散，各自回去吃饭。但是苏心慧有想法，她向应县长报告，说搞这么一个展览不容易，花了这么多人力物力，光在龙首山下摆几天太可惜了。可以考虑在全县各乡镇搞一次巡展，让更多人看看，充分展示。县领导们认为这个主意很好，于是刘克服等人还有事做。

那天是湖内乡赶集的日子，乡间展览得凑集市热闹，否则农人四散而去，只好赶一群鸭子来看。刘克服他们到了集上，乡干部们早已到位守候，大家在苏心慧指挥下赶紧动作，抬展板安展架，轻车熟路，一会儿完成。然后有一个小仪式，敲几声锣，放两挂炮，几位领导拿麦克风各讲几句，热烈祝贺巡展在湖内乡隆重举办，欢迎广大群众前来观看。等等。接下来各自去看，这就行了。

苏心慧在敲锣放炮那会找人，发现刘克服不见了。她吩咐赶紧把小刘找来。苏心慧找刘克服有事：由于路上颠簸，有一块展板受到损伤，解说词里掉了几个字，把一位县领导的名字弄得残缺不全，让人看了不好。这种事难免，自有办法补救，苏心慧找刘克服赶紧处理，用刻刀在泡沫板上临时刻几个小字粘上。刘克服右胳膊不得劲，干这种事却行，左撇子比谁都快，只是一眨眼人不见了。

其实他没跑远，就在展区旁边跟一个小孩说话。竟是断手男孩阿福，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。

不管有手没手，男孩多喜欢热闹，哪里人多往哪里凑，这阿福混在一群小孩中跑过来，让刘克服见着了，一下子非常在意。上一回在机关大院门口他记住了这小孩，当时没法多问，不知道孩子哪来的，出什么事了。不留神间在这里忽然碰上，刘克服立刻喊那孩子，把他叫到一边一根电线杆下。时展板已经安好，领导正在热烈祝贺，刘克服没任务，有空闲。

他说："给我看你的手。"

小男孩哪有手呢。他把双臂伸出来。刘克服摸摸小男孩两支断臂前端的肉疙瘩，感觉到那层皮细细的，隔着一层软肉，里边是骨头。刘克服触电一般，只觉自己的指头忍不住晃动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2）

刘克服手上有一根香蕉，是当地乡里犒劳展览组的。他剥了香蕉皮，塞给男孩。男孩一边吃一边说话，告诉刘克服自己家在湖内乡顶坂村，今天一早随奶奶离家来赶集，走了七里地。男孩的两手是在山前村被一枚挂炮炸掉的，带他到县里上访的老女人是他奶奶。正询问间，男孩的奶奶手中抓一只空布袋，喊着男孩的名字从另一头转过来。老女人还是早先那副样子，衣着邋遢得像个“颠”，但是言谈清楚。她见到刘克服给小男孩香蕉吃，顿时眼睛一亮，说这位是领导？刘克服说不是，他来搞展览。老女人问是县里来的？刘克服说县政府办公室的。老女人突然把布袋一扔，往地上一跪，抓着刘克服的衣襟大叫冤枉。

刘克服愣住了。时恰好苏心慧找，一个同事跑过来叫他。老女人揪着刘克服，哪里肯放。同事一看不好，即跑去搬乡里干部。那些人赶过来，老女人这才松开手。

苏心慧知道情况了，她直摇头。

“你啊你啊，看看。”她说刘克服，“吃太饱了？”

刘克服说小男孩两手炸光了，还有他奶奶，可怜。

“别招惹你管不了的。”她说。

刘克服一声不响，赶紧做事。

中午大家回乡政府吃午饭。该乡食堂做的菜不错，米饭还用老式蒸笼蒸，一人一小瓦罐，盖子一掀香气扑鼻，跟电饭锅出来的味道大不一样。苏心慧拿过自己那罐米饭，用汤杓挖下一大块，要往对面刘克服的碗里放。

“我吃不了。”她说。

刘克服立刻把碗移开。说不必了，他够。苏心慧当即发笑，说小刘的心眼也这么小吗？说一句吃太饱了，这就有意见，不吃饭了？至

于吗？她早就注意过，刘克服吃得快，饭量还大得很，这么一罐哪里够。

刘克服没再推辞，把碗移过去接了。

午饭后苏心慧把刘克服叫到院子里谈话。那里有几棵大树，树荫下摆有石桌石凳可供小坐。

“巡展就要结束了，有什么考虑呢？”她问刘克服。

刘克服说考虑很多，都说人往高处走，他也这么想，从湖洼地到龙首山，这就是往高处走。但是可能吗？他知道自己格外先天不足，性情也不对，想再多没用，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3）

有这么悲观吗？”

刘克服说不是悲观，是很豁达。

他把右胳膊举起来，使劲力气举至肩膀，让苏心慧看。

“这什么意思？”苏心慧问。

刘克服说，早先苏心慧到学校找他了解情况时，询问过这胳膊。当时他说这胳膊是让鬼弄瘸的，他们都知道这是胡扯。现在他说实话，这是他父亲弄的。他一岁半那时，夏天里发大水，他们家的小船靠码头时让旁边的大船撞翻，一家人落水。他父亲水性很好，使劲拽住他，从河里把他扔到岸上，救下他一条命，也把他这条胳膊废了。当年船民生活很艰苦，小孩子断胳膊，找个土医生正一下骨，敷点青草药，这就听天由命。家人给他找的土医生水平很差，居然没把断骨两端对准，接歪了。后来发现不对，把已经长上的骨头折断再接，有如摆弄一根筷子。第二次还是没把骨头接好，这以后再没辙了，只好瘸手，凡事改用左手，当左撇子。这些事是家人告诉他的，当年太小，怎么断骨怎么接了再接，已经全无记忆。懂事后最刻骨铭心的是父亲对他胳膊的痛恨。他父亲好喝点酒，半斤劣质酒下肚会发酒疯，那时会骂他是瘸手，扫帚星，悔不当初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是父亲在想念前妻也就是他的亲生母亲。他母亲跟父亲感情很好，而继母性情很坏，会跟父亲吵闹厮打，父亲因而迁怒儿子，因为母亲的死亡与他间接有关：当年他们一家人都被那场洪水掀到河里去，他父亲一手拽住母亲，一手拽住他，哪里游得动，只能保一个。无奈中父亲先把母亲放了，把他扔到岸上，再回头找人，哪里还有个人影。他父亲至死没能原谅自己，也没能原谅他。

“我从小跟外婆一起生活，不愿跟父亲住。”刘克服说，“就是这个缘故。”

苏心慧点头：“是这样。”

刘克服说他很不愿意提起这些，实际上总在心里。最让他没法忘却的是母亲。他完全记不得母亲的模样，但是她一直就在心头。他这条命是母亲的命换来的，他要让母亲值得。从懂事起他就很努力，结果他成了他们船民街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。

苏心慧说刘克服有潜质，来日方长。但是他必须能把握住自己，包括性情。这可能特别重要。他要比别人更经得住，想得开才行。人的命运不可能由自己掌握，但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总是有的，失去一个机会并不意味着再也没有机会。

刘克服听出了一点名堂，果然再谈下去就是实质性的：县里已经确定巡展后解散展览组，留了两个人，没有他。苏心慧说刘克服表现很突出，任务完成得很好，为人也很受好评，例如自觉维护九号楼小便所的卫生。但是毕竟名额有限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4）

刘克服说他明白，不止因为名额。

苏心慧说她争取过，这事的决定权不在她手里。

刘克服说他心里有数。已经让他回去过一次了，当时觉得特别冤枉，特别不公平。苏心慧把他找回来，实际上是帮他洗刷了臭名。但是他明白那件事情的影响还在，自己难有奢望。

“这么想得开？真话吗？”苏心慧问。

刘克服说是真话。

苏心慧不再讲这个事，转口交代刘克服晚上加个班，就近日巡展情况写一份简报，明早离开湖内乡前交给她。

刘克服说：“还用我吗？”

苏心慧说：“就要你。”

刘克服借到展览组后，苏心慧让组里把主要文案交给他，从图片解说到序言、讲话稿，什么都写。刘克服画漫画又快又传神，文字却不是强项。苏心慧说机关里不必会画，却要会写。她迫使刘克服写各种东西，然后指点他一遍遍修改。刘克服颇有悟性，加上格外努力，起初一篇材料弄成后，也就几十个字属他原创，聊供沾沾自喜，几个月下来竟然大有长进，渐成展览组一支笔了。

现在这支笔还得最后派点用场。

午饭后刘克服到集上展览现场值班，看管展板，维持秩序。集市将散之际，乡里一位年轻干部骑个自行车跑过来，让刘克服立刻回乡政府，有重要事情。

什么事呢？打球。应县长来了。

这一天应县长也在湖内，他下村走访，跑了一个上午，在下边村里吃午饭，下午接着跑，路过乡政府时拐进来，恰被苏心慧撞见。苏心慧问县长跑累了吗？县长笑，说要喊累也是四个车轮，不会是他。苏心慧也笑，说县长讲大话了，她要试试。于是她吩咐喊人，把刘克

服从集上召了回来。湖内乡政府食堂里有一张乒乓球桌，平时蒙一块塑料布当餐桌用，塑料布一掀就是球桌了。这种球桌免不了沾点油腻，有如用久的抹布，食堂的场地条件也不好，乡干部们提供的球拍更是一般，比鸡爪略好而已，却不料应县长来了兴致，欣然愿打，于是因陋就简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5）

他们各自挑了一块球拍，以往在政府大楼顶楼用自己的拍子，打起来顺手，这里只能随便。也许因为年轻，刘克服对拍子的适应性比县长更强一些，上场推挡几下，感觉就找到了。然后他开始抢攻，在苏心慧和乡里头头脑脑众多围观者热切目光中对县长狠下杀手，噼哩啪啦攻势凛冽。刘克服不知道围观者的热切目光是对准谁的吗？当然知道，但是他不管，一味发狠，这是他的一贯风格，那天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应县长生气了。他把球拍用力往桌上一丢，说这什么鬼拍子。于是赶紧换拍，苏心慧连同刘克服手中拍子一并收缴，让县长重新挑选。洗拍之后再打，情况还是一样，那天刘克服彻底豁出去了，左撇子右瘸手一起使，极尽其刁钻古怪之能事，竟然把县长当众击败。为他们交手史上少见。

从县二中教工活动室乒乓球桌首次相逢起，刘克服几乎没打赢过。他在场上一向勇于拼抢，但是技不如人。下意识里他也不可能不发怯，对方毕竟是县长，掌握生杀予夺大权，尤其是管着他，不过县长这一关，他哪里上得了龙首山？心有顾忌，一旦对阵难免胆气略逊。始终被压在对方强大气势之下，刘克服感到了自己的卑微，同时也越发不服。湖内乡食堂这一场球情况变了，他自知已经没戏，一时别无所求，彻底放松，自然格外敢往狠里下手。县长对球拍场地比较不适应外，可能确实也跑得比较累，如他那四个车轮，毕竟不再年轻，大话不得，于是就输了球。

他很生气。都说应县长打遍全县无敌手，居然当众输在这个左撇子手下，真是不爽。最后一个球他想扣死刘克服，急切之中不免出错，球让他打飞了。败局告结，他把球拍用力丢在桌上，掉头走出食堂，说一句“不打了，走”。手都不洗，上车就离开。乡里那几个头头边喊边追，忽啦啦一起跑出了食堂。

球赛中，苏心慧给刘克服使过几次眼神，刘克服只当没有看见。他清楚苏心慧要他别那么冲，但是刘克服已经顾不了那么多。人跟人是不一样，上场打球却该平等。如果小的就得输，得让大的赢个高兴，这还比什么赛？公平吗？中饭后与苏心慧谈话，知道机会已过，那时他显得很豁达，说自己想得开，实际上那条胳膊早已胀透，无时无刻不在抽疼。一旦握住乒乓球拍，他什么都不看，只顾发狠。

应远走后，苏心慧一言不发，也掉头走了出去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6）

当晚住在湖内乡。乡里腾出一间大客房让刘克服他们过夜。展览组几个年轻人围在房间里打扑克，刘克服没有参加，写简报，完成苏心慧交代的任务。他说这是画个句号，回去该卷铺盖走人了。

这时挺无奈。

晚上十点来钟简报弄完，刘克服跑出门看了一眼，发觉前楼四楼楼梯转角那房间没亮灯，只好悻悻返回。湖内乡几间比较好的接待房都在前楼，苏心慧住那里。领导日理万机，夜里看来也不闲，这时候还没回来。本来她吩咐这份简报明早出发前给她就行，刘克服心里不快活，想早点脱手，当晚交出去。另外他也有所懊恼：下午打那场球时，他不管不顾，事后才忽然感到可能没打对。他意识到这个时间很特别，苏心慧叫他来跟县长打球可能有其他目的，除了让县长高兴，是不是还想再帮他小刘一把？有违领导好意了，想及早跟苏心慧解释一下，所以当晚他频频出门张望。十一点来钟，那房间亮起电灯。刘克服抓起手中几张纸就过去了。

上到前楼四楼，不觉刘克服一怔：房间窗子黑洞洞的，根本就没有灯。难道这一眨眼间苏心慧就熄灯休息了，身手如此敏捷？或者又出去了？也许人家根本没回来，是刘克服自己求见心切，看走眼了？正不知如何是好，猛听有个声响从房间门缝传了出来："唔唔唔"，低低的，轻轻的，像是捂着嘴在哭泣。

刘克服大惊，即举手打门："苏副主任，苏副！"

没人回应。那个声响即刻消失。

刘克服举手还想再打，没落到门板又缩了回去。他在房间门外呆立片刻，静静抽身走开。却不是悄悄下楼梯溜走，是顺楼道走到尽头，从那里往楼下看。

楼那一侧挨着乡政府的停车场。有一辆轿车停在最外侧。

是应远县长的车。

刘克服不禁身子发抖。

县长今晚也在这里。下午他跟刘克服打完球，摔下拍子上车走人。显然他没有回县城，又到下边村里去。现在他回来了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7）

关于县长有这么一个故事：几年前，有一天县长让人打电话，通知县供销社主任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。该主任非常害怕，因为应县长会较真，了解情况和数据不厌其细，很难对付，本县中层干部最怕让他叫去。慌张间，主任急中生智，想出了一个主意，让手下一位统计员带一大袋材料跟他上，以备县长询问时紧急查找。那一天主任果然让县长盘问得大汗淋漓，统计员冲出来救驾，这是位年轻女子，有问有答，一五一十，说得远比上司清楚。县长便训斥该主任，说这姑娘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敢带她来？存心给自己出丑吗？几天后县长下令把这个女统计员调过来，说这个人可以用。

这个女统计员就是苏心慧。她到了团县委，一年多后当了副书记，再一年多调政府办当了副主任，眼下是县机关最年轻的中层领导，据说很快就将接任主任。她怎么会有这般运气？样子长得好，能说会写，处事得体，协调能力很强，这个大家都公认。但是有能力的并非只她一个，人才到处都有，满街溜达，大家都能这么升吗？显然不是。没有领导的特别看中是不可能的。县领导里谁最欣赏她？当然就是亲自从供销社主任身边发现并把她挖走的县长应远了。

伴着苏心慧的迅速上升，风言风语就屡有传播，拿县长与她说事。刘克服进机关没几天，已经听过一些。其他的不辨真伪，她跟县长关系比较特殊，她的话对县长格外有影响力，在李老师闹腾大美后已经充分表现出来，刘克服感同身受。

此刻刘克服想起那些传闻，意识到自己可能在无意中踏进了一个隐秘。这时能怎么办？最佳选择可能是赶紧过去把材料往门里一塞，抽身走人。

但是他身子发抖，胳膊发胀，一时反应失灵，这就耽误了。没等他从楼道尽头返身回来，那房间的门忽然悄悄打开，没亮灯，一个人影从黑洞洞的屋里走出来，只一眨眼间即转过墙角走上一旁的楼梯。

借着楼下路灯余光，刘克服认出出门的正是县长应远。打过多少场球了，他对县长的身影能不熟悉？听脚步声他是上楼去了，楼上还有一间招待客房，今晚他一定是住在那里。他在开门前一定悄悄观察过，确认外边没人，敲门者已经走开。他哪里知道刘克服鬼使神差跑到走廊那头看停车场，因而滞留于现场。

但是另一个人就比较细心了。前一个人走开之后，再一个人影悄悄又从里边走出来，正是苏心慧。她站在门边扭头往周围看，立刻就发现走廊尽头，七八米外黑糊糊有一个人影，她顿时就僵在那里。

好一会儿，她走了过来。

“是谁？”她低声问，“小刘吗？”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3节（8）

刘克服说："是我。"

"你干什么？"

刘克服把手中的简报稿递了过去。苏心慧伸手接走。

"你看到什么了？"她问。

刘克服说他什么都没看到。

刘克服低头走开，她从后边又把他叫住，让他等一会。刘克服站在走道上，她进了房间，很快就拿着个信封走出来，就在暗中递给了刘克服。

"里边灯坏了。"她说。

刘克服问给他的这是什么？

她说是她打的一份报告，应县长晚上已经批了。因政府办工作需要，同意继续借用刘克服。明天回县城，刘克服把这信封交给学校就可以了。

"还只能借用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"她说。

刘克服止不住身子发抖。好一会，他哑着嗓子说谢谢，他不想再待下去了。

"为什么？"

刘克服说不出话来。他抬眼看苏心慧，黑暗中，苏心慧端正的脸盘很模糊，只两个眼珠闪闪有光，紧紧盯着他。

她问："你想清楚了吗？"

刘克服还是说不出话来，很惭愧。

她说："你说过要让母亲值得。"

刘克服静静走下了楼梯。

第二天清晨，刘克服他们刚起床，县长应远已经收拾停当，饭也不吃，早早离开湖内乡。他有急事要赶回去，哪想却在大院门边遭遇了意外：一个蓬头垢脸的老女人带着一个断手男孩忽然冲出来，抱住

他的腿大声喊冤。老女人不知哪儿听的消息，知道县长来了，天不亮就带着男孩到这里守株待兔，县长被她逮个正着。

那天恰县长心情不好。他挡了老女人一下，扭头对陪送他出门的乡领导生气道："不知道有急事吗？"乡领导即发一声令，旁边四五个人一拥而上拖开那老女人，应县长一脸气恼匆匆离去。

老女人还想再追，她拼命挣扎。毕竟难敌众手，终被抬猪似的抬走。

半小时后老女人在乡政府大门外喝下半瓶农药。乡干部一发现即将她急送卫生院，已经无力回天。老女人于当天上午在乡卫生院不治身亡。

湖内事件因此酿成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1）

4

大美生了一个女婴。是个小不点，皱巴巴的小脸拳头般大小，身子比一只猫大不了多少，但是鼻子眼睛嘴巴样样不缺，哭声还特别响亮。大美把女婴用花布包好，紧紧抱在胸前，笑嘻嘻站在商业大厦门外供满街过客欣赏。

人们问："大美，小孩她爸呢？"

大美说她要吃奶。

这孩子最终给生了出来，一来因为大美家人担心贸然引产可能导致她严重发病，甚至危及生命。二来他们也心存希望：大美说不清谁把她诱骗到哪个旮旯里，也许孩子说得清楚。谁的孩子像谁，到时候孩子就是证据，眼睛鼻子嘴巴都是模子，没准她也是个左撇子？这就可以联想了。

刘克服不担心，他说自己使左手别有缘故。

那时候刘克服在县政府办公室已经有了一张办公桌，供他写信息编简报。湖内乡巡展当晚，他告诉苏心慧自己不想再待下去了。隔天回到县城又改变了主意，于是正式办理手续，借用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，负责写信息和简报。刘克服的那间办公室原有三张办公桌，以两竖一横方式拼合，现在多一张，改成四张桌子两两相对，四人共用一个办公室。刘克服一如既往地非常努力，什么都做，颇受好评。

但是他这种人注定不会太顺畅。

有一天下午苏心慧到办公室，远远看到男男女女几个年轻干部挤在走廊上东张西望，耍猴一般嘻嘻哈哈，快活不已。苏心慧走过去查问究竟，没等旁人回答，办公室里"哇啊"一声，有小孩哭叫尖锐而起。

竟是大美的小不点，这孩子居然跑到了刘克服的手上。刘克服右胳膊没劲，他用左胳膊夹紧小不点的花包裹，用另一手给她喂水。他

用的汤匙大，小孩不习惯，喂水中呛到了，又咳又哭，哭声异乎寻常地响亮，不像是这么个小不点可以弄出的声响。

苏心慧当即拉下脸。她说这是干什么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

刘克服比谁都清楚，但是他没有办法。

大美发病了，又跑得不知去向。小不点在家里哭闹，李老师一怒之下，居然把孩子抱到县政府，扔在值班室里，指名交给刘克服。小不点在值班室的桌子上哭闹，值班门卫对付不了，捧到政府办交刘克服处置。刘克服正在赶一份简报，忽然得接收这么一小活人，一时懵了，说这是谁？怎么回事？门卫不管，说他得赶紧回去值班，人家指名交给刘克服，刘克服就先对付吧。小孩可能是饿了，快给她弄点吃的，让她小点声，这么哭闹影响多不好。旁边几间办公室的年轻干部听到响动，跑过来凑热闹，有人认出是大美的小不点。看到刘克服笨手笨脚弄那小孩，特别好玩，止不住大家哈哈，恰被苏心慧撞见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2）

她了解了情况，指着刘克服手上的汤匙问："你这是干什么？"

刘克服说他抽屉里刚好有白糖，他给小孩调了杯糖水。

苏心慧把孩子接了过去，抱着轻轻拍了两下，人家有办法，小不点忽然就不哭了。

"你们都走。"她对外边围观的人说，"没正经事吗？"

大家一哄而散。

"小刘你接着喂。"她对刘克服说，"你觉得这孩子挺可怜？"

刘克服说大小是个人，怎么能随便扔呢。

"所以扔给你。"她说，"赶紧抱回宿舍养去。放在这里像什么话。"

刘克服一时无言。好一会儿，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苏心慧说他必须得知道怎么办。

她吩咐刘克服立刻打电话，把值班门卫叫到办公室来。几分钟后值班门卫赶到，苏心慧即痛加批评，说那个人真是没长脑子，怎么能接下这个小孩，还把她抱到政府办来？然后她叫了辆车，让门卫抱上孩子，她亲自领去了李老师家。

"你不要去。"她交代刘克服，"赶紧做你的事。"

她把小不点送了回去。

而后风平浪静，刘克服此番笑谈被传颂了几天，渐渐不再被人提起。走失的大美很快又被家人找了回来，之后又抱着她的小不点不时出没于商业大厦周围，李老师却再也没到政府大楼闹腾。刘克服悄悄打听，才知道领导已经把他的事情摆平了。那一天苏心慧不仅送回小不点，她还在人家那里现场办公，把教育局和学校的领导一起叫过去解决问题。她在那边劝导加责备，讲了不少硬话，批评李老师没有确凿证据，捕风捉影抓着刘克服，还影响机关办公秩序。所谓"不怕县官，只怕现管"，李老师可以不怕苏副主任，却不能不怕应苏副主任召

唤而来，管得着他的教育局和学校的头头。他最终服了气，承认自己的行为欠考虑，做得不对。保证今后尊重事实，服从领导，绝不无理取闹。

苏心慧没跟刘克服提起这些，只讲了一句话：“今后管住你的胳膊。”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3）

那一段时间她的脾气变得很不好，动不动批评人，对刘克服也不例外。她情绪不佳有原因，事关湖内事件。

那件事就出在他们鼻子底下，老女人于乡政府大门外服农药身亡之际，他们恰在该乡，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老女人死后，乡政府即安排专人紧急处置，协调了结。三天后其家人为老人举丧，事情已告平息。哪想几个月过去，忽然有举报信从市里批转下来，举报信称县、乡干部不理会村民诉求，草菅人命。市有关部门要求县里认真调查此事并迅速反馈。苏心慧心知不妙。

刘克服原本与此事无关，他曾两次见过断手男孩阿福和死去的老女人，小男孩的两只断臂让他胳膊发抖，颇动侧隐之心，但是他管不着这种事，他只是县政府办借用人员且不负责信访，无缘介入该案。把刘克服跟案件拉在一起的是另一个意外。

县里把湖内事件的调查处置交由县政府办牵头，苏心慧具体协调。苏心慧从各相关部门抽人搞了一个调查组，安排县信访办主任当组长。这位主任叫林渠，是处理类似问题的老手。调查组成员包括县监察局、县农办和县政府办公室干部，政府办抽的是老吴，吴志义，人秘科长，也是老手。上级要求迅速调查该案，县里动作很快，头天晚上开会，第二天上午从车队调个面包车，调查组就下去了。事前约定组员们于上午八点半在机关大院老榕树下会合，再一起动身。却不料组长林渠事多，他在信访办交代工作，迟了十五分钟才赶到集合地点，那时情况忽然有变：几分钟前县长应远坐着车从外边进来，一看树下聚着这么几个人，随口问："干什么？"一听是调查组去湖内乡，他把手一摆，说不急，等会儿再下去，他有事交代。

如果林主任准时到来，调查组按时出发，事情就那么过去了。不凑巧林渠拖了十几分钟，让县长意外撞见调查组全体成员，这就把刘克服拖进了湖内事件里。

应县长决定把吴志义换下来，另有任务。必须马上找一个人顶替老吴去湖内，立刻出发。时办公室几个干事分别有事，仅刘克服一个在屋里抹桌子洗茶杯，做办公准备。找不到其他人，苏心慧临阵点兵："小刘你去吧。就走。"

刘克服问："做什么呢？"

苏心慧交代道："一切听林主任的。"

刘克服就这样中了头彩，匆促上阵，随调查组前往湖内，卷进了断手男孩阿福及老女人的故事里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4）

湖内事件的爆发点为老女人服农药致死，起因却是小男孩阿福被挂炮炸掉双手，老女人无处求告。调查自然得追究起因。为什么挂炮没炸别的小孩，独独喜欢这个阿福？除孩子年幼无知外，有一个原因为他不是山前村人，不像本村小孩屡见那种土制爆炸品，知道树上的大红果会杀人，不能玩。阿福家住湖内乡顶坂村，为什么跑到二十多里外的山前村挨炸？因为他母亲在这里。阿福两岁那年，其父到邻村喝酒，夜归时不慎落水死亡。一年后母亲改嫁山前村，阿福给留在顶坂，跟奶奶生活。小孩没有随母，原因是他奶奶生有一男两女，他父亲是唯一男丁，阿福为一门独苗，奶奶舍不得，把他留下来抚养。后来阿福的两个姑姑相继嫁到外边，他爷爷早在他出生前就已过世，家中只剩他和奶奶祖孙俩相依为命。阿福之母改嫁后又生了一个男孩，出事那回，是其母到乡里赶集，把阿福从顶坂接到山前，让他跟那边的弟弟玩几天，不想阿福跑去上树，出了意外。

小男孩被炸掉双手之后，家人送其上医院，东求西借凑齐医药费，背上了沉重债务。他们找到安放挂炮的事主，要求赔偿。事主叫张全国，一向游手好闲，除炸鱼捉鸟外，还好赌，手中存不下几个钱。阿福出事后他拒不赔偿，一开口就让对方上法院去告。他说打官司要花钱，有钱尽管告去，即使法院判他输也没法执行，他是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他还口出大话，让阿福的家人找乡长和县长要赔偿，说他是奉命挂炮，因为县长要来乡里，乡长让他弄点野味招待。于是阿福的家人找到了乡政府。

原来张全国说的还真有其事。出事前有个集日，张全国弄两只山鹧鸪到集上卖，恰逢湖内副乡长陈海在集里转，却是特地来找他张全国的。陈知道他有办法，交代他弄几个稀罕野味，讲定大后天送来。早了不行，晚了不要，就大后天，县长应远那天到。结果时间一到张全国真的弄来了两个稀罕野味，一只花狸子，一只野地龙。他说有个

小孩不懂事，上树揪炮伤了手，要不还能多弄几个，帮领导嘴巴新鲜。

乡里找张全国要野味，没让他炸小孩，乡里不找张全国要东西，他照样偷偷挂炮，所以小孩挨炸，怪不到乡里。但是毕竟陈海副乡长找他要过野味，事情一出，张全国一推，乡里不免有顾忌。阿福的奶奶找到乡里，陈海表态说，这事跟乡里没关系。事情出了，小孩残了，钱也花了，闹还有啥用？算了吧。家庭困难，多养两头猪，以后乡里想办法给点救济和补助就是了。

阿福的奶奶不服，开始到县里上访，几次三番，结果都一样，事情还是转回乡里处理。乡下人本就没门路，如此求告除了多花钱，能有什么效果？上访大半年一无所获，家人筋疲力尽，都主张算了，阿福的奶奶却依然执著。阿福年纪小，不知生活艰辛，老人家清楚，竭力要为断手孙儿谋日后的活路。一个几乎不识字的乡下老女人能怎么做呢？披头散发，上门哭嚎，见人下跪，拦路诉求，最后就喝了农药。所谓人命关天，人一死，事情就大了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5）

林渠带着刘克服他们走访了事件的各当事者，主要了解老女人怎么死的，挂炮事件连带着问问。死者家人对老人之死难以接受，归咎于乡政府。他们说老人家一直对孙儿放心不下，哪会轻易求死。那一天为什么会喝农药？就因为在乡里挨打受骂，一口气咽不下去才走的。谁打骂她了？陈副乡长，陈海等人。那天上午，老女人在乡政府门口拦截县长应远，被乡干部拉开。后来老人在地上滚，死活不起来，陈海骂她："老癫泡"，勾起右手指头在她头上用力敲了一下。当时除乡干部外，现场还有目击者，顶坂村有个做豆腐的叫张富贵，那天早上送豆腐经过乡政府，目睹了全过程。

调查组找了张富贵，张表示情况属实。但是乡干部皆予否认。陈海拒不承认打人，也说没骂人。在场的乡干部有的说没看见，有的说没听到，有的说没注意。也有人另加注释，说乡干部跟老乡打交道，讲话从来带粗，张嘴"干你妈的"，老乡听了还过瘾。要是像开会念稿子，"各位领导各位来宾"，谁他妈听你的。这都习惯了。

调查组在湖内乡调查的第二天晚上，苏心慧从县里赶到。苏心慧很忙，但是对这事放心不下，一得空就赶了过来。她在湖内乡找林渠了解情况，也找乡里几个主要领导谈，最后还把刘克服叫到她的房间。很凑巧，这回还和那天一样，她住前楼四楼楼梯边第一间客房。

她说这一次让刘克服参与调查组是临时捉差，没办法，本来她没这意思。既然让刘克服来了，有些情况特别要跟刘克服说说。刘克服是新手，没接触过类似问题，对复杂性了解不够，有必要交一点底，否则她很不放心。

苏心慧给刘克服看了一张纸，是一张收条，写有代收县政府办副主任苏心慧所转人民币两千元整，对郑菊家人表示慰问。收条署名是阿福，为代签，盖有一个大大的手印。苏心慧说通常名词叫手印，其实这是用右脚大拇指指头按的。阿福手给炸没了，他无法签字，只有

脚趾头能用。收条还有一个委托人签名，是张大洲，顶坂村村长。郑菊就是阿福的奶奶，死去的那个老女人。

苏心慧让刘克服注意收条的时间：不是现在，是数月之前，时郑菊刚死亡不久。

她说，这笔钱不是她的，是县长应远的。事实上，湖内乡事件是因县长自己而引起注意的。最初县长听到传闻，得知有一个老女人在湖内乡政府大门外喝农药自尽，县长查问办公室，得知该乡没有报告。县长异常生气，立刻打电话到湖内乡追查，问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人侵害群众导致如此后果？这一问，才知道死者竟是那天清晨跑出来拦截他的老女人。县长大为震惊，要乡里立刻搞清情况。两天后乡里反馈，说老女人是因为孙儿受伤与事主发生纠纷，事主刁蛮让她气不过而喝了药。乡里已经与其家人妥善处置了此事。县长仍无法释怀，特地把苏心慧找了去，让她亲自到湖内送钱给死者家人，并请村里代为慰问。县长找她谈这事时非常懊恼，说那天要不是有事急着赶回县里，真应当停一会，听听老人说什么，帮她一把，也许她就不会死了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6）

“当时没有告状，上级也没有追查，县长完全是真心诚意。”苏心慧说。

刘克服说他知道了。他问苏心慧为什么跟他说这些情况?

“你明白的。”她说。

刘克服一声不吭。

苏心慧指指门外。几个月前的那个晚间，湖内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，半夜，他们俩曾经站在那片黑暗里，她问他看到什么了？刘克服说他什么都没看到。

“我知道你看到什么了。”她说。

她还知道刘克服可能听说过一些什么。事情不全是他看到的或者听到的那样，但是她不是要解释那个，她想告诉刘克服自己的一些情况。她说过她曾经很艰难很无助，为什么呢？家庭因素，还有自身性情。她是本地人，他们苏氏在本县是一个大族，她祖父解放前当过旧政权的官吏，解放初被镇压。她的父亲当过乡粮站职员，被控挪用公款判刑，后病死于劳改农场。祖父死亡许多年之后她才出生，父亲在她记忆里的印象也很淡，无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，跟她有什么关系？她却一直被罩在他们留下的阴影里，就像身上盖着两个黑戳。总有人拿他们说事，对她指指点点，讲东道西，她自己也总是自觉卑微和屈辱，沉甸甸背着心理重负，付出的比别人多，得到的比别人少，对种种不公只能咬牙承受。

“这种滋味你最明白。”

刘克服说是的他知道。

苏心慧还讲到自身性情。本来她不至于吃太多苦头，当年曾经有人告诉她，有些事情可以是事，也完全可以不当个事。那人有权势，指着办公室后边的一张长沙发向她示意，说把门关上，半个钟头就够，没人会知道。以后她要什么，他给什么。她怎么能接受这个？当

时站起身打开门就走掉了。这以后当然要什么没什么。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她不再为阴影所苦，为不公不平，一步步走来，终于有了今天。这是因为应县长。

“无论如何我牢记不忘。”她说。

刘克服表示理解。

苏心慧说，湖内这件事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，本来已经了结了，忽然又闹腾起来，这是有问题的。她非常注意，不能让这件事伤害到应远县长。

“明白吗？”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7）

“不会的。”刘克服说，“你的意思我明白。”

离开湖内之前，林渠带调查组去山前村，找相关人士了解情况，同时看望断手男孩阿福。小孩在奶奶去世后被接到母亲和继父家里。这家人原本不富裕，又背上了为孩子治伤的沉重债务，生活尤其艰难。男孩的母亲叙说情况，说着说着就哭起来，不知道日子怎么过，也不知道这孩子今后怎么办。但是孩子自己茫然不觉，他在院子里玩得很高兴，已经学会用两个光秃秃的手臂夹一根细树枝，把一条毛毛虫挤进围墙的缝隙里。临走前，组长林渠带头拿钱给孩子的母亲，大家有的两百，有的一百，纷纷表示同情和慰问。一行人里仅刘克服一毛不拔，因为身上恰没带。他掉头走出门去。

两天后调查组回到县城，隔日汇报。县长应远亲自听，政府办、监察局、农办等相关部门领导参加。调查组全体成员依例出席，由组长林渠汇报。刘克服坐在会议室后排位子，听得胳膊不住发抖。

汇报稿是林渠自己整理的，事前调查组成员讨论时各自发表过意见，然后就由组长定夺。林渠办理信访事务经验丰富，他知道怎么办。刘克服在组里很低调，因为苏心慧交代过，一切听林主任的。刘克服自知自己不过一个借用人员，当然谨遵上命。他在讨论时没多说，只讲过一点看法，认为反映问题应当尽量客观。

他没想到林渠那般厉害。汇报挂炮事件还基本客观，讲到死人就变了。林渠说调查组经过细致走访，认为郑菊自杀的原因主要两条，一是家庭纠纷，二是病患严重。郑菊老人爱孙心切，为了孙子的医药费，她跟自己的两个女儿，还有孩子的生母继父都吵过架。事发前一天，郑菊到山前村向孩子的生母和继父要钱无果，被赶出家门，双方都说了重话。老人骂自己的前儿媳，说你生的你不管，我死给你看，让你们管去。阿福的继父则骂她：“老疯癫”，对她刺激很大。第二天就出了事。老人确实也有病，除多种老年性疾病外，村民反映她曾

经“失心”，也就是发过精神疾病。老人性急，固执，走极端，跟她的精神疾患有关系。

刘克服参加了整个调查过程，他知道死者郑菊跟家人确实都吵过架，阿福的医疗债务，主要承担者是其生母和继父，其两个姑姑和老人自己也都负担了部分。老人后来不听家人劝阻，坚持上访，还屡屡向他们要钱，纠纷更甚。自杀前一天，老人在赶集后确实去了山前，主要却不是要钱。她是听说县长在湖内，要阿福的母亲跟她一起去乡政府拦人告状。阿福的继父反对，认为白费功夫，而且还要花钱。双方因此口角，彼此说了重话。死者身体状况不好，性急固执，旁人以“癫”称之，这是事实，但是她头脑清楚，目标明确，言谈正常，绝非神经病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8）

林渠汇报的都有出处，他没有编造。但是他突出了事实的一些方面，模糊了另一些方面，描绘的图像便不再完整。被这位主任突出的是老人的家庭矛盾，模糊的则是与县、乡官员有关的内容。他说老人郑菊到乡政府上访，被乡干部劝离。乡干部不了解老人与家人口角的情况，没有深入疏导，因而未能及时阻止其自杀。

结论就是老人自杀主要由于个人原因。乡干部也应吸取教训，改进工作。

应远县长问："调查组成员有什么补充的？"

没人回答。这就是说没有其他补充。

汇报之后询问有无补充是惯例，该说的由组长说，大家只是陪坐而已，场中人个个清楚。那天也怪，应县长询问过后无人发声，已经可以了，他显得格外慎重，竟然又来了一下，一一点名，还问各自有何补充。被县长点到名的都应一声"没有。"最后县长说还有一个谁？小刘，刘克服？在哪里？

刘克服站起来，说在这里，然后又坐回座位。以为这样就行了，县长却没放过。

"你说，有什么补充？"

刘克服没说话。

"有？说吧。"

刘克服脑子一热就张嘴了。一时结结巴巴。

"有，有一个张富贵。"他说。

他说了情况。张富贵是个卖豆腐的，为现场目击农民。张富贵听到副乡长陈海骂郑菊"老癫泡"，看到陈海握起右掌的指头在她脑袋上用力敲了一下，指挥乡干部把郑菊捉猪一般拖走。半小时后郑菊在乡政府围墙外喝了农药。

应县长厉声喝道："林渠！这怎么回事？"

林渠说他了解过了。张富贵跟郑菊是同村人，五服之内的亲属，张这么讲可能别有目的。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说法，与在场其他人的说法都不一样。

刘克服说：“在场的其他人都是参与拖走老人的乡干部。”

应县长用力一拍桌子站起来：“回去再查，给我搞清楚。”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9）

县长拂袖而去，苏心慧立刻跟着追出门。会议室里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离开，居然个个不出一声，不一会儿走得只剩刘克服一人。刘克服意识到自己可能闯祸了，呆坐在会议室里一动不动，苏心慧忽然又走进门来：她的笔记本还丢在会议桌上。

她看着刘克服，却不说话。刘克服问："刚才我不该说吗？"

"我怎么交代的你？一切听林主任的！"

刘克服说林主任汇报有缺漏。他觉得今天应县长特别慎重特别认真，逐一点名，再三询问，指着要他说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实反映哪里对得起县长，自己哪会心安。

苏心慧说刘克服怎么会这么不懂事！

刘克服不服："我没讲半句假话。"

苏心慧说她真后悔。不该让刘克服去的。

"我知道你有毛病！"她说。

刘克服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，末了他把自己的右胳膊举了起来，用尽全力，举到了齐肩膀高。

他说他发觉自己比那个阿福幸运多了，这胳膊还基本完整。小男孩只剩下两条断臂，夹着树枝在院子里玩，脸上居然还有笑容。当时他实在看不下去，立刻就把眼睛转开。这孩子失去两手，现在又失去奶奶，今后日子怎么过呢？那天在湖内集市上，老女人扑通一下跪到他面前，把他紧紧抓住，老脸上又是泥又是水，直到现在这张老脸还在他眼前晃个不停，他没法让自己不去想她。一个小孩残了，一条老命没了，两个人都很卑微，让他想起自己和自己的家人。他为老女人和小男孩做什么了？林渠他们凑了钱，他没有，铁公鸡一毛不拔，只好给点其他帮助。他不会忘记那天晚上苏心慧跟他谈的话，他认为事情挂不到应县长身上，但是确实跟陈海有关系，就这么一笔勾销，对小男孩和死者太不公平。

苏心慧说刘克服觉得自己是什么人？他能为男孩和死者讨到公平？

刘克服说他没为谁讨，是为自己。此刻他想明白了，他这么冒冒失失冲出来说话，因为县长点名，也因为自己忍不住要说，没治，不能怪人家领导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有体验，痛感人应当平等，社会应当公正。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不一样的人，不管是高官，平民，健康，残疾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就是大家都是人，人应当是平等的。这是很简单很普通的道理，怎么总是很难做到？他人微言轻，自知做不了什么，但是一旦遇上，这胳膊无力，却会抽，一阵阵抽痛，那就很想要做点什么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10）

苏心慧不再说话。她拾起笔记本转身走了出去。

当天晚上，刘克服在办公室加班，调查组已定第二天一早动身二下湖内乡，他翻看所有记录，略做准备。忽然吴志义走进门，在他办公桌上敲了敲，也没多说话，把右手举起来，用指头指了指天花板。

应县长招呼。刘克服赶紧收拾东西，跑步冲上顶楼活动室。应远已经在球桌前了，只穿背心和运动短裤，挥着拍子独自热身。房间里没有其他人。

刘克服感觉异样。县长是不是利用打球之机，有话要跟他单独谈谈?

但是没有。看到他，应远下巴一抬，示意他准备。刘克服往桌边一站，那边的球就发过来了。

那场球打得很凶。刘克服使劲吃奶之力拼抢，始终打不上去，可能因为心里有事，加上县长在政府大楼这里特别得心应手，狠狠把刘克服压在下风。刘克服感觉到对方的强大气势，他竭尽全力，没办法招架住。

打了近一小时，县长把手一摆，让刘克服走人。什么都没说，如此结束。

第二天林渠带调查组再次前往湖内。还是那些人，还用那辆面包车，还在机关院内大榕树下集合，但是气氛大为不同，一路上车里静悄悄，没有人跟刘克服说话，一个个装聋作哑。

此行让刘克服大出意料：张富贵改口了，说他什么都没看到。阿福的其他亲属也一样，不再咬定乡干部打骂老人，只说他们并不在现场，都是听张富贵讲的。人已经死了，算了吧。林渠很认真，吩咐详细记录几个人的谈话，让他们各自按手印确认，还要调查组成员在记录上一一签字以示无误。

刘克服不愿签字，他说不能就这样。当事者突然反悔，情况不正常。

林渠把刘克服叫到一边规劝。林渠说他知道刘克服要面子，想搞出点东西，免得被认为多嘴多事。但是这件事只能到此为止，固执己见，一意孤行是不行的。

刘克服说应当把事情搞清楚，应县长在会上一再强调。

林渠说刘克服没明白领导的意思。这件事不是要搞清楚，是要办清楚。什么叫办清楚？大家说法一致，这就清楚了。其他的不要去管。应县长在汇报会上，为什么指名调查组个个发言？那是表明他特别慎重，也要表明大家非常一致，绝无异议。县长这么大的领导，哪里会吹口哨请乌鸦多嘴？陈海一个副乡长算什么？没有谁非保他不可，问题是可能连带出现其他情况。假如陈海真的动过手，这陈海是为了谁？为应县长解围。现在出事了，都是陈海的问题，应县长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4节（11）

刘克服说这两回事，县长又没有打人。

林渠说别犯傻，没那么简单。不说领导那头，老百姓这头同样也有其他道理。刘克服不要以为自己是在为他们做好事，事实上他是在害人家。老乡们改口不外两个原因，或者是原先没说实话，或者原来说的是实话，经乡干部说服改了口。乡干部可能拿什么说服人家？光口水可不成，至少得有几颗糖，包括金钱补偿，还有承诺。把陈海或者谁谁捉去痛加处置，死者家人能够有什么利益？拿一笔钱对他们是不是会更好一些？刘克服是希望死者家人一无所得，还是让他们尝几个甜头，有可能减轻一点债务负担？为男孩安排一点未来？

刘克服说这样公平吗？

林渠说不必扯那么远。刘克服眼下应当考虑自己的身份和后果。他在调查组里不代表个人，是代表政府办。这件事的调查本来就是政府办苏心慧牵头抓的，政府办自己的人这样不配合，一味坚持个人意见，置所代表的单位于不顾，会让政府办，特别是苏心慧处境尴尬。都知道苏心慧这女领导一向对小刘不错，他这么做对人家算什么？恩将仇报，自家狗咬自家主人。刘克服拒绝和大家一起签字不会改变什么，当事人按手印承认的笔录依然有效，而刘克服自己将面临什么后果？

刘克服不觉低下头去。

林渠把笔硬塞过来，刘克服不接。林渠说真是搞不清楚吗？说到底还是借用人员，这么不懂事，不打算干下去了？

他把笔硬塞进刘克服手里。刘克服拿着笔，胳膊不住发抖，笔在他手中摆动，笔头在纸上哆嗦，嗒嗒有声，好一会儿，他什么字都写不出来。

林渠不高兴了："你还搞不清楚？"

有人在旁边低声道："林主任你弄错了。"

林渠说哎呀忘了，是左撇子。

于是改塞左手。刘克服在他逼迫下终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那时他的胳膊就像给打断了一般。

隔天调查组打道回府。刘克服进了办公室，发现房间的摆设忽然有变，办公桌少了一张，又回到两竖一横摆法，他的桌子不知去向。

老吴让刘克服去找行政科。办公桌原先是从那边要的，现在调整办公室，他们搬回去了。刘克服问这什么意思？让他走人吗？老吴说具体情况刘克服可以找苏副主任了解。如果愿意，也可以直接找一下应县长。

“苏副现在就在应县长那里。”他说，“去吧。”

刘克服发愣，一动不动。

“张富贵怎么样？忽然改口了？”吴志义问。

刘克服没有回答。

老吴说这在预料之中。

刘克服不觉苦笑。他说算了，就这样吧。

他走出办公室，掉头离去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5节（1）

5

苏心慧进了湖洼地，到学校看望刘克服。两人在校长办公室见了面。苏心慧说："小刘，脸色不太好。"

刘克服说他很好，能吃能睡。

苏心慧说上一次李老师闹腾，刘克服离开展览组，她从云南出差回来，特地到学校看过刘克服。当时刘克服情况很差，躺在床上不起来。这一次她挺担心，所以还要来看一看。她注意到刘克服虽脸色不好，却能坚持去给学生上课，看来是有进步。

刘克服说经过锻炼今非昔比，领导尽管放心。

"真的吗？"

刘克服说自己一会儿有课，苏副主任还有其他事情吗?

苏心慧盯着刘克服看，好一会儿不说一句话。刘克服也看她，末了低下头来。

"我没事。"他说，"谢谢你。"

苏心慧说："很委屈是吗？"

刘克服说："不是委屈，是不服。"

她说："小刘你得撑住。"

她给学校带来一份政府办出具的工作鉴定函。对刘克服借用期间的表现肯定有加，称他工作努力，品行优良，建议学校予以表扬，认真培养。

刘克服说："感觉挺滑稽。"

"不要意气用事。你现在用得上这个，以后也用得上。看远一点。"她说。

她提到了乒乓球，说刘克服右手有毛病，就使左手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她注意观察过，知道他能在别人撑不下去的时候把自己撑住。

刘克服说：“苏副主任这么看得起？”

苏心慧说不是看得起，是看得明白。她跟刘克服说过，她也有过非常痛苦非常屈辱的经历，陷于弱境，被漠视被打击排斥，感到老天很不公平。刘克服有些地方让她想起自己早先的情形。

“特别知道那种感觉啊。”她说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5节（2）

刘克服说他心里很明白，苏心慧一直都在帮助他，包括她现在说这些都是在帮助他。他很感激，是真心话。他不是咬自家人的狗，他知道好歹。

“别管人家说什么，”她说，“要有信心，情况总会变化。”

刘克服说不必多安慰，他足够坚强。

别说当时刘克服想不到，苏心慧自己也不会料到竟然预言成真，事情突然意外逆转，来得异常迅猛，后果分外沉重。

只过了两个月，一个晚间，老吴带着一个陌生人，乘一辆轿车悄悄潜入湖洼地，把刘克服从县二中的宿舍里带走。他们上了车，行进五十公里去了市区，进了市宾馆，那里另有几位陌生人在等候他们。这些陌生人都来自省城相关部门，属于一个联合调查组，此刻不事声张地驻扎于市区。

他们告诉刘克服他们很快将动身下县。为什么要把刘克服请来，不等下县再找他？因为眼下人们还不清楚这个调查组，他们要在消息传出去之前先见一见他。

吴志义说：“小刘你尽管如实反映。”

反映什么呢？湖内事件及其调查。

原来事情闹大了。在县里形成调查结论上报市里，设法平息风波之后，湖内事件又被人举报到省里去了。举报者很知情，举报内容极为详尽。时本省因拆迁、征地、收费等事项发生了数起涉农死人案件，有的酿成群体性事件，引发广泛关注。湖内事件牵涉人命，涉嫌基层干部作风粗暴，还涉嫌隐瞒真相，一时备受重视，数位高层领导相继批示，调查组因而奉命前来。

刘克服成为事件中的一个人物。早在调查组到来之前，该同志著名的右胳膊在龙首山内外已广为人知，这个不识相的年轻人被一些好事者津津乐道。事实上，他在一场许多部门领导参与的汇报会上头脑

一热，提及某一位张富贵，令县长怒不可遏，迫使调查人员重返湖内乡，直接导致该事件及相关调查为许多人所注意，否则断手男孩的故事可能已经波澜不惊地被画上了句号。举报信提到了刘克服的名字，导致他于猝不及防间十分荣幸地被调查人员请上了车。

他把知道的情况都说了，包括自己最后在调查记录上签下的名字。

当晚那辆车把他送回县里。回到宿舍时他吃了一惊：有客人坐在他的桌子前，翻着他桌上的一本物理教科书，学习“左手定律”和“右手定律”。客人是苏心慧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5节（3）

她知道刘克服到市里去了。她想了解情况怎么样。

刘克服说来的是省调查组。让他如实反映情况。他很意外。

“都说了？”苏心慧问。

“是。”刘克服回答。

苏心慧无言，许久。

“是老吴带他们来找我的。”刘克服说。

她说听到消息时已经迟了，否则她会早点赶来。有些事情以往她没跟刘克服提起，或者仅仅点到为止，现在她想跟刘克服透露一点内情。刘克服一定记得，湖内事件刚调查时，政府办确定派吴志义参加，临时被应县长撤换成刘克服。当时县长说另有任务，其实是对吴志义不放心。刘克服到机关时间不长，处于低层，上层的情况了解不多。本县领导层里，县长应远是二把手，上边还有县委书记方文章。两位领导因为一些原因关系比较紧张，时间已经很长了。应县长怀疑吴志义表面唯唯诺诺，暗中另有所为，在方书记那里嘀嘀咕咕，对他很提防。眼下看来情况确实如此，鼓捣湖内事件，老吴是一个主力，后边还有人，是对县长有意见的那些人。

“所以才越弄越大。”她说。

刘克服在机关时听过那些风言风语，知道县里主要领导间有所不睦。一些中层领导各有亲近。刘克服总以为上层的事情与他这种小家伙相距太远，不是他够得着的，如俗话称“小孩不管大人事”。湖内事件就是湖内事件，该什么就是什么，难道真可能如此诡异，七七八八还藏着一些特别的因素，让他这小孩一头卷进了大人的事情里？

“有那么复杂吗？”他问。

苏心慧说想这种事要用脑子，不是胳膊。

刘克服一时语塞。

他问苏心慧事情会弄到什么程度？苏心慧说她不知道。难以料想。很担心。

两天后省里调查组来到县城。而后的发展令当事者个个瞠目结舌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5节（4）

县政府办牵头组织的湖内乡事件调查结论被完全否认，新的调查认定陈海等乡干部对郑菊之死负有责任。陈海被撤职，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。县长应远受到了牵连，被处分，免去县长职务，调离本县，另行安排工作。信访办主任林渠因后来转得快，能改正错误，认真配合调查，最终以小处分了事，没有伤筋动骨。最倒楣的是苏心慧，她被撤职，调离政府办，回原单位县供销社工作。社里安排她到新开张的茶叶门市部，为门市部副主任兼售货员。苏心慧没有参与打骂群众，仅仅是牵头调查有错，为什么伤得如此彻底？因为她被指为以色谋位，与县长应远上床。有关她和县长的绯闻在机关里早已四处传播，此刻成为湖内一案的配套项目。案件审理后期，苏心慧被停职审查，有关方面试图从她这里突破，在确认应远对湖内事件应负的责任之外，再查实他生活作风问题。苏心慧泪流满面，一言不发，没有提供任何东西，最终难逃重处。

如果她松了口，自己当不至弄得这么凄惨，应远也不可能走得那般容易。

吴志义接替苏心慧成为政府办副主任。刘克服被调入县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工作。该中心牌子挂在政府办旁边，人员合并使用，基本上是同一回事。刘克服成为湖内事件的一个喜剧人物，该案的审理上了报纸，他的名字也在报道中，被称赞为敢于顶住压力揭露真相，让伤害群众者受到严惩，是优秀年轻干部。关于他曾被迫在隐瞒事实的调查结论上签字之事自然只字不提。

刘克服骑着自己的破自行车又从湖洼地踏上龙首山。这一路百感交集。

县政府九号楼的年轻干部们特别高兴，因为小便所的卫生不再堪忧。大家还拿大美和她的小不点跟刘克服开玩笑，刘克服还同以往一样并不生气。

“我抱过那孩子。她的胳膊挺好。”他说。

他到供销社茶叶门市部买茶叶，该门市地处本县最繁华区域，在商业大厦的斜对面。那一天大美没有出来站岗，旧日的苏副主任却站在柜台后边。她给刘克服拿了茶叶，找了零，习惯性地问了一句：“小刘都好吧？”

刘克服说他已经回政府办了，还是原来的办公室和办公桌。

苏心慧说她知道。诸事多加小心。

《底层官员》：第一章 借用干部 第5节（5）

刘克服说第一次跟苏心慧见面时，他为她画过一张画，表情画得很僵硬。那回他是故意的。进了展览组，听苏副主任之命弃画从文，此后很久没动过画笔。现在他很想再为她画一张画，设法弥补当初之过，可以吗?

苏心慧说行啊，把这柜台也画上，叫做“茶叶门市部苏副主任”。这很公平。

刘克服说他还是相信世间应当有公平，他这种人比别人更需要相信。他一直记着当初的一件事：苏心慧和吴志义到学校问他情况，他询问是否需要表演一下自己的右胳膊。当时苏心慧摆手制止，说不要。那一刻给他的感觉特别温暖。

苏心慧发笑，说有吗？漫画她记得，胳膊的事她早忘了。真是往事如烟。

刘克服说有的东西确实像烟一样见风就散，有的不是。他感觉到的那种温暖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心里。

她还笑，说小刘夸张了。

“是真话。”刘克服说。

她说她清楚，小刘有个性，心肠却好，同情弱者，包括对痴的癫的残的。但是注意别犯傻，多用脑子。有一种人叫做“犯错误受处分的”，千万不要碰，会影响前途。

刘克服说他从来不傻。但是有些事他不听脑子的，只听胳膊。他的胳膊特别知道卑微、屈辱和好歹。

“一定要跟你说句话，”他说，“要有信心，情况总会变化。”

苏心慧说这是苏副主任语录呀，用于安慰小刘。才过多久，怎么轮自己受用了?

刘克服说他们让他再回龙首山。起初心里发酸，很犹豫，心想苏心慧不在，他还到那里干嘛？有什么意思？那叫做有趣吗？后来还是

想起苏心慧在湖内乡前楼四楼过道上的一句话。当时苏副主任着意提醒：“你说过要让母亲值得。”

苏心慧点头，说她记得这件事。

“是深夜。”她说，“你在那里看到了一些东西。”

刘克服说当时他的胳膊在黑暗里发抖。他只看到苏心慧的眼睛在暗夜里灼灼闪光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

“我知道你看到他了。”

“我只看到你。”

苏心慧的眼泪忽然落了下来。

三个月后他们闪电式结婚。

刘克服只觉恍然如梦。